

今日聚焦

# 今开外长会,在离心倾向加剧背景下,美国欲以“扩招”、强调外部威胁等手段整固集团力量 北约降格做“70大寿”,透出危机与迷惘

■本报记者 廖勤

4月4日,是世界最大军事集团北约“缔约”70周年纪念。29个成员国外长将在3日和4日齐聚华盛顿——《北大西洋公约》签署地,给“70岁”的北约“庆生”。

50周年、60周年,北约都是大操大办,一律峰会规格,“70大寿”却只是低调举行外长会,其中透露出哪些信息?与此同时,外界还质疑,作为冷战产物,已经不合时宜地“幸存”了70年的北约,还能活到“100岁”吗?

## 失去对手反倒不断扩员

70年前的4月4日,美国和其他11个西方国家在华盛顿签订《北大西洋公约》,这项军事同盟条约在同年8月24日生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也“依法”成立。

北约是美苏争霸的“副产品”。“北约成立的初心是为防范苏联扩张而构建一个防御性军事组织,宗旨是共同防御,意在通过结盟方式扩大共同安全。”复旦大学教授、上海美国学会副会长沈丁立说。

六年之后,苏联拉上7个东欧国家打造华沙条约组织,从此拉开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持续对抗几十年的大幕。

北约因冷战而生,却没有因冷战而亡。上世纪90年代,随着华约解散、苏联解体,冷战也告结束,但北约却“幸存”下来,一直“活”到今天。

近30年来,失去苏联这个对手,非但没让北约“无以立足”,反而让它如脱缰之马,一路飞奔:

扩员——从最初12个创始成员国扩大至如今的29个成员国。等马其顿走完入盟程序后,北约成员将很快升至30个。

动武——在冷战中一枪未发,北约却在1999年第一次参加科索沃战争的军事行动,借口“防止科索沃人道主义危机”,轰炸当时的南联盟。2001年又卷入阿富汗战争,这也是北约部队首次参与地面战争。

“过去30年里,北约从一个防御性的冷战集团演变为一个能在世界各地发动战争的不断扩张的力量。”德国《明镜周刊》评论道。

压俄——虽然苏联已不复存在,但是俄罗斯却被视为苏联的“幽灵”继续威胁西方,北约也由此获得“续命”的合法性。针对俄罗斯的东扩战略应运而生,一路向东“攻城略地”,如今,北约还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兵锋直指俄罗斯的家门口。

“北约初心是防范,但结果却过度防范,导致苏联与它比赛防范。接着,北约又想反击,但过度发展反击能力,逼得苏联也无休止地加强反击能力,甚至采取军事干预手段。”沈丁立说,

北约东扩虽然也属防范,但极大增加俄罗斯的战略忧虑。俄罗斯担心,美国用防范的名义,压缩俄国际安全空间。从这个意义上看,俄罗斯在乌克兰有所动作也是迫不得已,并非不可理解。

在本周外长会上,俄罗斯仍是绕不过去的首要话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放话,将针对俄罗斯2014年从乌克兰手中接管克里米亚半岛一事提出批评,并希望“能宣布另外一系列行动”,以便让北约盟国可以共同采取行动,“反击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所作所为”。美国常驻北约代表哈奇森还说,北约计划在华盛顿外长会期间讨论有关扩大在黑海地区存在的问题。

## 西方集体认同的迷失

即使70年刷出无数“文功武绩”,但北约并非没有危机,甚至某种程度上说,危机在当下正变得越来



1949年4月4日,美国和其他11个西方国家在华盛顿签订《北大西洋公约》。 东方IC



去年7月北约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视线方向与其他领导人明显“不同步”。 视觉中国

## 新闻链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了遏制苏联,维护其在欧洲的主导地位,联合西欧一些国家于1949年4月4日正式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冷战时期,北约的对立面是苏联与东欧国家于1955年组成的华沙条约组织(华约)。

20世纪90年代初,北约正式通过美国提出的北约东扩计划。北约成立之初只有12个成员国,后来经过多次扩大,成员国逐渐达到29个。(据新华社)

下正变得越来

从苏联解体的那一刻起,北约即陷入“生存危机”。因为战略上失去了对手,防范目标已不存在,还何必需要北约?上世纪90年代,“北约何去何从”的争论甚嚣尘上。

北约自然不甘自弃。为继续当好“安全卫士”,北约谋求转型,以“全方位应付危机战略”取代“前沿防御战略”,为21世纪谋篇布局,实施东扩战略;推行“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向中东欧和前苏联地区乃至全球拓展影响。

“为防止北约‘死掉’,美国在冷战后再造北约,赋予北约新使命。”沈丁立说,首先,扩大安全概念。从防范传统威胁扩大至防范非传统威胁,包括人口流动(如难民)、传染病等。第二,扩大防御范围。从覆盖29国的跨大西洋地区扩大到北约周边,甚至走向全球,即打造“全球北约”,同各国建立丰富、多层次的合作关系。第三,扩大军事防御内涵,转向制度建设和反恐。

但是,不管北约如何努力,70年后的今天,北约依然没有摆脱“危机”的诅咒。德国媒体猛敲警钟:北约正处于一场生死存亡的危机中。

内部矛盾重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美欧裂痕向北约投射:在军费分摊问题上闹得不可开交;从退出伊核协议到退出《中导条约》,欧洲盟国几乎都反对美国“退群”。即使一致认同俄罗斯是威胁,但是如何应对威胁却看法不同。比如欧洲北部及东部成员国主张对俄强硬,法德等国基于能源合作方面的考虑,却与俄保持密切接触。

呈现离心倾向。美国特朗普政府扬言要退出北约,质疑《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集体防御条款,讥讽保黑山等北约小国是否值得。

成员国土耳其日渐疏离。土耳其坚持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被北约视为威胁。欧盟想跳出北约在防务上自立门户,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公开表示要建“欧洲军”,且独立于北约框架之外。

围绕华为5G问题,德国等北约盟国也不听美国指挥。美国以叫停情报交流为要挟,施压德国不要与华为合作建设5G网络。但德国自行其是,决定不排除华为。外界预计,如何应对可能因华为5G带来的内部分裂也是本次北约外长会的一个焦点。

北约盟国意大利日前的一个举动也让盟友侧目,其与中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俨然“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的样子。

“北约正在分崩离析,不再追求共同的目标。”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副防长的杰德·巴宾忧心忡忡地说。

北约首任秘书长伊斯梅尔曾说过,建立北约的目的是“拦住苏联人,留住美国人,压住德国人”。

外媒纷纷拿这句话来对照现实,然后说,伊斯梅尔地下有知一定会很失望。苏联固然已不在,但是俄罗斯却在复苏;德国已翻身成为欧洲最大经济体;美国想退出北约,对保护那些自己不感兴趣的北约成员国很勉强。

“欧洲不肯掏钱,美国想把部队拉回去,北约现在遇到深刻的危机。百年来,西方第一次出现集体认同的迷失,价值观的不确定。”沈丁立说。

这就是北约“70岁”的现实主义肖像画,也是本周外长会举行的一大背景。

## 特朗普不放弃“过时”的北约

问题是,这些危机都是谁造成的?危机之中的最大危机又是什么?有意思的是,西方舆论几乎都“甩锅”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媒体说,北约面临的重大危险可能就是“美国问题”,白宫被一个把国际组织视为多余的人所控制。

美国前常驻北约代表卢特和伯恩斯也表示,特朗普“把这个联盟拖入了最令人担忧的危机”。

对北约而言,如果说最大的“外患”是俄罗斯,那么,70年来遇到的最大“内忧”恐怕就是特朗普,他就像一头闯进瓷器店的大象,把北约撞得东倒西歪,闹得人心惶惶。

特朗普与北约谈不上有“过节”,但是他对北约就是一直没好脸色。在竞选总统时就多次吐槽北约“过时”,理由是“成本太高、负担太重”,不满欧洲成员国蹭美国“保护费”。上台后,他更是不留情面。在北约军费支出问题上,屡次敲打欧洲盟国,当面对“讨债”,要求其做到军费开支“达标”——即防务支出占GDP2%。

在这次外长会上,德国等北约成员可能还要承受美国压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表示,他将在会上讨论防务开支问题。当时,他再次点名德国,批其国防开支占GDP远低于2%。

据法新社报道,特朗普这次不会出席北约外长会的“派对”,他只是在外长会前一天接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但他的缺席依然给会议笼罩一层阴影。

相比1999年4月纪念北约50周年的盛况——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华盛顿主持北约峰会,今年却降级为外长会形式,气氛显得异常低调。北约原本希望在4月4日签约70周年的正日子在华盛顿开一场峰会好好庆祝一番,但由于担心特朗普会“炮轰”庆祝派对,不得不将峰会降格为外长会,但北约后来决定还是要办峰会,只是时间延到今年年底,且地点避开华盛顿,移师伦敦。

舆论表示,50周年与70周年的鲜明对比,显示华盛顿与盟友之间似乎越来越疏离,北约首次对美国总统的承诺表示怀疑,并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避免遭受“特朗普伤害”。

在专家看来,尽管特朗普惹怒北约,但美国不会真的放弃北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表示,特朗普上台前说北约“过时”,上台后却从没说过。虽然不满成员国在军费开支上“抠门”,但北约峰会他一次没落下。

特朗普一边骂,一边还在为北约“扩招”。上月,在巴西总统博索纳罗访美时,他大胆提议:有意将巴西列为非北约主要盟国,甚至将其纳入北约。

美国国会更是看重北约。今年1月,国会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一项两党立法,阻止特朗普“退约”。2月,众议长佩洛西率团访问布鲁塞尔,也给欧洲盟国吃“定心丸”。

这次外长会,国会也在小心缝合特朗普在北约身上划开的伤口。国会两党大佬赋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一项“殊荣”——力邀他在4月3日到国会发表演讲,庆祝《北大西洋公约》签署70周年。

美国前常驻北约代表伯恩斯最近强调,美国面临来自复苏的俄罗斯、崛起的中国和新的技术威胁的挑战,联盟的力量至关重要。

## 新闻分析

### 北约该“退休”了吗

■本报记者 廖勤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每一个“逢十”节点都是一次对北约“存废”的拷问。“北约向何处去”“北约该不该‘活’下去”是各路媒体、官员、学者的主打话题。甚至还有人直接敲丧钟,说“北约已死”。70周年也不例外。

### 美欧关系的重要支柱

那些对北约咄咄逼人感到不满的民众和组织不买账。一些和平组织计划在华盛顿举行游行,用抗议来迎接北约外长会。“北约应该‘退休’,而不是为了在21世纪占据主导地位而重新规划。”美国公谊服务委员裁军协调员约瑟夫·格尔森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指出,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北约不会解体。一方面,北约的力量依然很强,且不断在回归传统功能。北约最初是为对付苏联而成立,苏联解体后,北约有一阵子缺少对手,凝聚力也随之下降。2011年“9·11”恐袭发生后,反恐“大业”又把北约团结在一起,反恐、非传统安全被提到很高的位置。2014年爆发克里米亚危机后,北约愈发重回传统角色,把集体防御作为最重要功能,这意味着把俄罗斯视为安全威胁。“近两年来,虽然特朗普与欧洲盟国在防务支出上相龃不断,但北约与俄罗斯的明争暗斗也越来越厉害。”

另一方面,美国与欧洲都需要这个军事同盟存在。

对美国而言,北约是大西洋联盟不可或缺的一环,“有了北约,外可对抗俄罗斯,内可夯实与欧洲关系。没有北约,美欧关系就失去最重要支柱。”

对欧洲来说,整体上更需要北约。在传统欧洲盟国看来,北约保持对美关系的重要纽带,而那些把俄罗斯视为最大威胁的中东欧国家更是觉得北约很重要,试图用北约拉住美国应对俄罗斯。至于欧洲想搞独立防务建设,马克龙要建“欧洲军”,恐怕更多是迫于无奈。“由于特朗普给北约前带来不确定性,欧洲国家唯恐未来生变,一旦北约解散,需要有替代,但欧洲实际上还是依赖北约。”

### 愈发失去方向和使命

复旦大学教授、上海美国学会副会长沈丁立不看好北约的未来。他认为,首先,这个组织越来越失去方向和使命。北约的使命是防范外部入侵,如果只是防范地区不稳定或难民流动,那根本不需要北约,只需构建良好的地区治理就行。

其次,北约正在失去领导。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美国不是不愿做北约“盟主”,只是不想再为成员国花冤枉钱,最后让自己吃亏冤大头。

第三,北约出现身份危机。从上世纪50年代到后来世纪之交,北约先后遭遇身份危机,所以提出北约新使命。如果说10年前北约在加强使命,那么,现在是遇到非常深刻的危机。“说到底,就是还要不要北约。”

在今年吹灭“70岁”的生日蜡烛后,北约能否在2049年庆祝“百岁华诞”?或许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中国移动 China Mobile

## 小移带你看看5G

技术“冻结”是什么?

无线通讯行业所讲的“标准冻结”,是指后续不再接受新功能增加到这一版本的标准内,用通俗的话来表达就是“定稿”。在行业内,只有在“标准冻结”后,厂商才能按照这一标准研发制造产品。

中国移动打造上海“双千兆第一城”

## 伟大战士

胡世宗 陈广生 著

### 优秀战友的“高端论坛”

1962年2月15日至27日,雷锋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成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在八一剧场召开的沈阳军区首届共青团代表会议,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特邀代表和青年干部550多人,在代表中有特等射手雷凯、何兴通,技术能手李树春,知识青年战士邢连元,生产干部廖百世,热心为伤病员服务的军医董蕙兰等。特邀代表中有模范指导员常恩举,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廖初江,“活的罗盛教”黄治富,毛主席好战士雷锋,“海上花木兰”女民兵连长文淑珍,“一颗不生锈的螺丝钉”刘思乐,神枪手王元朝等。

会议代表们都熟知雷锋的事迹,有的把报纸上发表的雷锋日记摘抄在自己的本子上,以鞭策自己的进步。

1962年2月18日,参加会议的代表从军区的各条战线、从四面八方来到沈阳报到,报到地点是军区第一招待所。代表们都能看到,一位佩戴中士军衔的战士,圆脸上有一双微笑的眼睛,个子虽然不高,但长得很可爱,在认真地扫走廊、倒痰盂、刷厕所,忙个不停。这样看,他是这个招待所的服务员吧?待到开饭的时候,又见同样是这个小子战士,穿着褪了色的三紧袖棉袄,到伙房给各桌端盘子、抹桌子、洗碗筷,他是这个食堂的炊事员吗?

某部特务连战士王元朝是出名的神枪手和技术能手,他是部队的一个先进模范。他既是这个会议的特邀代表,又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他早就知道雷锋的大名。1960年11月14日,雷锋到他们部队干部集训队做过报告,是指导员回

连队后传达了报告的内容。王元朝虽然了解了雷锋的事迹,却从未见到过雷锋本人。

大会开幕那天,在宣布主席团名单的时候,王元朝注意到雷锋也参加了这个大会,并且是主席团成员。他很想认识一下雷锋,主席台上这么多人,哪个才是雷锋呢?王元朝在主席台上的座位,就在第一排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的左边,他小声地问陈司令:“刚才宣布雷锋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哪位是雷锋呢?”陈司令对王元朝说:“喏,就是坐在你身边的那位呀,你挨着的不就是雷锋同志吗?”王元朝激动又惭愧,雷锋就坐在自己的身边,还不知是雷锋!原来就是报到那天见到的那个中士啊,他还以为是招待所服务员、食堂炊事员呢!会议已经开始,王元朝不便说话,便对雷锋笑笑,紧紧地握住了雷锋的手。

会议休息时,雷锋走下主席台与人交谈。王元朝急忙跟上去,想与他说话,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见他穿着褪色的军装,便说到军装的事。王元朝说:“会议代表都穿新军装来的,你怎么不穿新的呢?”雷锋笑了笑说:“这衣服不是很好吗?”

这比旧社会不知好了多少倍。”

在主席台上,军区副政委杜平身体不大好,总是咳嗽、吐痰,雷锋就把一个痰盂端过去,放在首长的脚下,开完会雷锋还记得去把痰盂倒掉,刷洗干净再拿回来。这样一件小事让王元朝对雷锋十分佩服。

雷锋和几位在大会上要发言的代表,都接到了不要照稿子念的要求,即使写好了稿子,也要背下来,要变成自己的话讲。

王元朝感到自己能力差,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也背不下来,便有点着急上火。雷锋与他相反,不用背什么,现场发挥讲一下就行得很好。他见王元朝的状态,对他说:“不要气馁,慢慢背,要一段一段地背,最后连起来从头背到尾。”雷锋还帮他找记忆的窍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雷锋的帮助下,王元朝终于攻克了这道难关。

雷锋是一个谦虚善学的人。他知道王元朝在特务连,身上有硬功夫。一次雷锋陪他去商店买牙膏,路上就好奇地比王元朝教他几下子。他们俩就在路上比画上了。有人还以为这两个战士怎么打了起来。

王元朝注意向雷锋学习,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晚上,雷锋要看书,担心耽误同屋

的人休息,就到走廊里找个有灯的地方看,不管多么晚,雷锋也要坚持写日记。洗漱间里有人忘记关水龙头,雷锋一定会走过去去把它关上。宿舍里白天亮着灯,他一定会去把它关了。人们晒的衣服从绳子上掉到了地上,他一定会随手捡起来挂搭在绳子上……

一同出席军区首届团代会的代表、某部副班长任宝林和炮兵某部炊事班班长刘思乐对雷锋有崇敬之情,便结伴相约,在1962年2月24日的晚上10点多,一起访问了雷锋,雷锋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刘思乐1939年出生,比雷锋大一岁,河南孟县人(今孟州市),1959年参军,比雷锋入伍早一年,是有特点有故事的一个人物。他入伍两年,当过炮手,喂过猪,磨过豆腐,漏过粉条,做过酱油,做过烧酒,晒过盐,养过鸡,喂过马……先后干过18种工作,他始终把人理想置于祖国的需要之下,别人不愿意干的工作,他干得满腔热情,干得有滋有味,他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很快就成为这一行的行家里手,成为这一行的尖子,被称作“不生锈的螺丝钉”。

刘思乐和任宝林一起探访雷锋的那个晚上,他谦虚地请雷锋看一看他的发言稿,希望能帮助他修改一下。

雷锋接过刘思乐的发言稿,认真地看,很真诚也很谦虚地对他说:“你那‘一颗不生锈的螺丝钉’标题,要是再加上一个‘永’字该多好呀!这样不是既生动又感人,又鞭策了自己呢?”一番话说得刘思乐连连点头,顺手将笔递了过去,雷锋就在刘思乐的发言稿上,在标题“不生锈”的前面,加进一个“永”字。

他们谈话的话题,就从螺丝钉开始了。这都是很优秀的战友之间的一次“高端论坛”。

(二十七)

连载